

其是兒童服用起來比較困難；再說中藥的用量比較大，家庭貯備，旅行攜帶或遠地郵寄都是比較麻煩，因此研究中藥服用劑型，就成為今天研究中藥的主要課題之一。如何保持原來的藥效，使之易於服用，便於攜帶與保存，是改良中藥劑型的方向。

7. 藥理與臨床實驗及有效成分的提煉——中藥當中雖然有很多經驗良方，但是缺乏科學的學理根據，我們必須逐一的使其經過藥理與臨床的精密實驗，加以科學證明，確實有效者，再推廣應用。在一部分確有療效的中藥中為了應用方便亦可提煉其有效成分如麻黃提取麻黃素之類是中藥發展的新方向。

8. 藥用植物的栽培——在人民政府重視人民保健事業而人民生活逐漸提高的今天，醫療上所需要的藥材數量勢必增加，天然生產的藥材已不能滿足我們的需要，有計劃的栽培藥用植物是中藥發展的必然趨勢。已往農民雖也有栽培藥用植物者，但多半是屬於生長時期較短，用本錢較少的一些藥材。人參、黃連等之栽培其生長時期約

長至5、6年，不但需要大資本而且栽培技術也較複雜，只有地主及資本家才能栽培這種藥材，非土改後的一般農民所能從事種植者；因此我們建議一些特種藥材，應由公營農場或藥圃等從事經營最為適當，這樣才能正確的掌握生產與需要的密切配合。再者，我們所栽培的藥用植物中包括了一些非我國原產而為人民所需要的藥材，如此也可減少一部份國家資金的外流。栽培藥用植物不但有上面所說的好處，當我們栽培技術提高，正確的掌握了它的生長規律以後，並能逐漸的提高其品質及產量，以適應我們醫療的須要，使每個患者都能得到物美價廉的藥材服用，是我們今後發展栽培的目標。

總之，整理中藥是一件艱巨的工作，需要參考古代本草文獻，對證今天的實物標本，結合各方面的實踐經驗，向蘇聯學習，並集合羣衆力量逐步的加以整理。現在全國絕大多數的人民都在繼續應用中藥，整理工作是刻不容緩的，望從事有關中藥工作者共同努力完成這一光榮的工作。

數種抗瘧草藥的臨症實驗及一二秘方

王克輝

遠在抗日戰爭時期，作者在浙江臨海一個小學裏面教書，在預備功課之外，一遇空餘時間，就到野外去採集藥用植物標本，由於這樣，也更容易與同學們親近，如：採問植物土名，什麼草治什麼病，也是我在課餘的主要工作。這時候瘧疾流行很普遍，奎寧丸的價錢比平時上漲十多倍，而且還要復發。全校師生一百多人，沒有一人不受傳染的。所以逐漸利用草藥來代替奎寧，就很迅速的展開了。

這個實驗完全採用農民應用的方法，在瘧疾將發前如法應用，連用三次，以不再發作為止。因為作者不懂驗血方法，在鄉間也沒有醫師會這種工作，所以在技術上說來是不够科學的，但是在效能方面說來，都是實實在在的由作者記錄下來的。其中有些已在拙編“民間藥與驗方”一書中加以介紹，本來沒有重述的必要的。因見國外醫藥工作者對於抗瘧植物的探求不遺餘力，而我人民政府對於瘧疾流行地方的人民健康，又非常關心，正在進行防治研究之中，作者當年所用草藥，如：生薑能減輕瘧疾病勢的傳說，證之 Wiselogle 氏 (1946) 所輯“抗瘧藥物記錄”所載，生薑在禽瘧試驗中略有抗瘧作用的記載，可以說明這一事實了。但本人所記的抗瘧草藥中，有幼

效比生薑更好，而近年的禽瘧試驗中尚未見到的，所以再提出來請醫藥界作精細的研究。

1. 蕒 (Marsilia quadrifolia Linn.) (蘋科)

土名“水上浮” (臨海)，是水生的羊齒植物之一。據一俚醫的兒子說，「搗爛貼在手腕脈管外，男左女右，有抗瘧的功效，他在家中發瘧時，都用這種草來治療的」。

作者把這種草介紹給同學應用時，結果沒有效驗。這「否是我們用的方法不對，或者還有別的條件，所以要再做實驗。

2. 馬齒莧 (Portulaca oleracea Linn.) (馬齒莧科)

土名“酸莧” (黃岩)，是常見的野草。全草煎汁內服，能抗瘧。

3. 鱧腸 (Eclipta alba Hassk.) (菊科)

土名“墨斗草”，取全草搗爛，敷血管外。

以上兩方，都是業師陳唐卿先生常用的驗方。陳先生是學生物學的，對於草藥的經驗很豐富，在臨海前女子師範任教務主任，感染瘧疾的同學向他要草藥時，都用這兩種植物的。

馬齒莧的效用，作者未曾試用，鱧腸經作者本人及同學多人的試用，多數有效，僅一二人沒有效。後加食鹽少許共搗，並在未發前六小時貼

於腕部脈管上，它的功效更大。例如前一天的發作時間是中午十二時，必須在早上，六時貼上如延到九、十點鐘貼上去，是不會發生抗瘧效力的。後來經作者介紹這個方法，同學採用的人數更多。

按：本草綱目轉錄王執中“資生經”[將軍草搗爛，男左女右，置寸口上，以古文錢壓定，帛繫住，良久起小泡，謂之天灸，其瘡即止，甚效]。可見它的抗瘧效能，很早就已經知道的。

4. 馬鞭草(*Verbena officinalis* Linn.) (馬鞭草科)

此草亦盛傳有抗瘧作用，但作者沒有應用過。據用過的人說，不一定有效。有一次，到鄰近的琳山小學去訪問，那裏正在用馬鞭草作為主要的抗瘧藥。他們把馬鞭草的服法變更為二小時服一次，這樣就有顯著的療效了。

按：馬鞭草的抗瘧，陳藏器“本草拾遺”中早有記載，治[久瘧]孫真人“千金方”也有治瘧疾寒熱的記載，[馬鞭草搗汁五合，酒二合，分二服]。

5. 生薑(*Zingiber officinale* Roscoe) (薑科)

生薑在當時傳聞中亦有抗瘧作用。經同事馮同志試用的結果，有減輕病勢的功效。此方先將生薑搗爛，再取紗布縛於膝蓋骨的下邊，作者在家中有一次久病不起，據云是溫病，後來又變成有定期的寒熱病，與瘧疾的病徵完全一樣，即所謂“傷寒變瘧”是也。醫者皆束手無策，自動辭去。欲服奎寧丸，家中人皆不同意。後來想起這個舊方，如法應用，一次即止，三次不再發。

按：生薑治瘧，簡易方及外台秘要等書中早已收載，在近代的禽瘧試驗中亦已得到證明。

6. 艾(*Artemisia vulgaris* Linn. var. *indica* Maxim.) (菊科)

此方由同事陳同志口述，用艾葉煎湯內服。作者沒有試用。但是日本帝國主義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侵略我國的時候，在軍隊中亦取用艾葉來治療瘧疾的。據日軍[呂集團軍醫部]在“艾對於麻拉利亞的效果”報告中所載，[採葉搗爛取汁，空腹時內服]。它的效果是很好的。

按：本草所載，能治諸瘧。日本民間藥亦常作抗瘧之用。

7. 大蒜(*Allium scorodoprsum* Linn. var. *viparum* Reg.) (百合科)

應用大蒜治瘧，當時是出於作者的理想而假定的。當時以為大蒜的成藥“阿力山丁”能治痢疾，而痢疾有屬於原蟲性的。瘧疾亦由原蟲所致，雖然寄生的部位不同，種類不同，但是原蟲的生理構造，在我粗淺的常識中認為是一致的，因此，認為治痢疾的藥物也可以應用到瘧疾的治療方面去。應用的方法，取大蒜打爛，加食鹽少許拌勻，用紗布縛於手腕脈管外，在未發前四小時用之。結果竟能奏效。連用三次不再發。後來介紹給兩個同學應用，亦得到同樣效果。但大蒜能引起皮膚發泡，用針刺破，即逐漸結痂，平復如舊。

按：大蒜治瘧，最初見於“肘后方”中。後來家居無事，取閱本草綱目，始知其詳。

8. 鹽麩木(*Rhus chinensis* Mill.) (漆樹科)

俗名“烏烟桃”(黃岩)。是俾醫治瘧的秘藥之一。用時採根切片煎服，治瘧者很多。

此方未經試用。亦不見於古籍記載。

9. 爵床(*Justicia procumbens* Linn.) (爵床科)

據龍華農場顧同志見告，是鄉村中百試百效的抗瘧草藥，秘不示人。最近得到，由作者鑑定為本種植物。因一併附記於此，以供研究之用。

提煉中藥的療效研究

趙忠敬

中藥大部份是植物藥，含有多種成份，根據蘇聯的先進經驗，是利用它的多樣性和複雜性，使在醫療預防上起綜合性的良好作用，他們的工作方法，是從羣衆中來，基於民間醫學的經驗，也就是重視過去從實際臨床中所得來的經驗。

中藥經數千年來從實際臨床中所得來的經驗，效力是肯定的，所以本草綱目的著者李時珍，在蘇聯尊為大科學家，中國藥典李部長的序文中，也認為中藥的本草，是一部具有藥典形式的鉅著。在劑型方面，有煎劑，係以水為溶劑，用量很大，常用量一劑可至數兩，有丸散劑，係

用全部成份，用量很少，一劑僅分至數錢，為什麼煎劑用量大，丸散用量小呢？因為以水為溶劑，有些成份在水中溶解不多，(如生物鹼)有些成份在高熱中即揮發，(如揮發油)所以用量必須大，古人雖未了解這種原理，但是臨床經驗上是這樣的，丸散劑則使用全部成份，所以使用小量，即有效力，有些人認為中藥的丸散，是治緩病的，效力不大，這看法是不對的，如果這樣，備急丸、滾痰丸、人參再造丸、大陷胸丸、防風通聖散等，都是治緩病的麼？所以我們提煉中藥，應該根據蘇聯的先進經驗，將全部有效成